



本地人文

制图/左骏

茶陵人陈泰： 记述《水浒》故事先驱

林晚同

在中国文学史中,《水浒传》以其独特的英雄群像写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,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在这部伟大作品成形之前,诸多民间传说如涓涓细流,逐渐汇聚成河。在这些传说走向经典的过程中,有一位文人功不可没,他便是陈泰。被鲁迅在《梁山泊者》中特别提及,认定为第一个记述《水浒》故事的文人。

陈泰,字志同,号所安,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火田美江。此地钟灵毓秀,山水的灵韵滋养着陈泰的才情。元延祐二年(1315),陈泰在科举的考场上大放异彩,成功中进士,随后被授任为江西院南令。他的才华并非局限于官场的治理,在诗、琴、书、画领域同样造诣颇深。其诗作风格大气磅礴、豪放不羁,字里行间涌动着豪迈的气魄,尽显文人的潇洒与豪情。参加会试时,他创作的《天马赋》更是技惊四座,文中对天马的描绘栩栩如生,笔力雄健,尽显天马的神骏与不羁,备受赞赏,因此被人称为“陈天马”,这一称号不仅是对他文学才华的高度认可,更彰显了他在当时文坛崭露头角的不凡地位。

陈泰所处的时代,社会动荡不安,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。然而,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却为民间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肥沃土壤。各种传奇故事、英雄传说在市井街巷、村舍田间口口相传,其中宋江起义及梁山好汉的事迹,尤为百姓津津乐道。陈泰虽身处官场,事务繁忙,但自幼他读诗书,深受传统文化熏陶,对文学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知和浓厚兴趣。在那个诗词歌赋占据文学主流的时代,他毅然将目光投向了在民间蓬勃生长的故事传说。

陈泰搜集民间关于《水浒》36个正将的传说、轶事,并非一帆风顺。他穿梭于各地乡村集市、茶楼酒肆,与贩夫走卒、说书艺人倾心交谈。每一个梁山好汉的故事,都可能有多版本,或细节各异,或情节相悖。陈泰需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,去伪存真,筛选出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内容。比如在搜集鲁智深的故事时,有的传说强调他的勇猛无敌,三拳打死镇关西后便远走他乡;而有的版本则详细描述了他在五台山出家时的种种不羁行为,以及与寺中僧人的冲突。陈泰耐心地聆听着每一个版本,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,然后反复比对,试图还原一个最为真实、丰满的鲁智深形象。他过往创作诗文时对细节的雕琢、对情感的捕捉能力,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,让他能够精准地从众多版本中提炼出精华。

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些英雄人物,陈泰还凭借自己绘画方面的才能,独具匠心地画出他们的脸谱。在他的笔下,宋江面色黧黑,目光深邃而坚定,透露出领袖的沉稳与睿智;李逵则浓眉大眼,满脸络腮胡,一张大嘴仿佛随时都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,生动地呈现出他的鲁莽与豪爽。这些脸谱不仅仅是简单的绘画,更是陈泰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和诠释,成为他记述水浒故事的重要辅助。绘画时,他如同创作诗文一般,注重神韵的传达,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融

入每一笔线条之中。

在对单个英雄人物的故事进行充分搜集和整理后,陈泰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——将这些零散的人物活动贯穿于宋江起义这根主线。这需要卓越的叙事技巧和对故事全局的把控能力。他以宋江的人生轨迹为脉络,从宋江在那城的仗义疏财、结识各路英雄,到因怒杀阎婆惜而被迫走上逃亡之路,再到最终在梁山泊竖起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,将众多英雄豪杰汇聚一堂。在这个过程中,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悲愤、武松打虎的英勇、吴用智取生辰纲的智慧等情节,都被巧妙地融入其中,使整个故事既富有层次感,又紧密相连,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他在官场积累的对局势的洞察能力,以及创作诗文时对结构布局的驾驭能力,助力他完成了这一复杂的叙事工程。

陈泰的小说采用素描手法展现人物活动,这种手法看似简洁质朴,实则蕴含着巨大的艺术魅力。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,而是用最平实的语言,精准地描绘人物的动作、神态和心理。比如在描写武松景阳冈打虎时,“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,双手抡起梢棒,尽平生力气,只一棒,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,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,一棒劈不着大虫。原来慌了,正打在枯树上,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,只拿着一半在手里。”短短数语,武松打虎时的紧张、勇猛以及慌乱,便跃然纸上,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。这种写作风格与他豪放不羁的诗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都是用简洁有力的方式直击人心。

陈泰的作品在当时并未如后世的《水浒传》那般广为人知,但其意义却不可小觑。在那个时代,文人大多专注于传统文学体裁,对民间文学不屑一顾。陈泰却打破常规,将民间传说引入文学创作领域,为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他的作品为后来《水浒传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借鉴。施耐庵在创作《水浒传》时,或许正是受到陈泰的启发,进一步扩充人物形象,丰富故事情节,将梁山好汉从36人增加到108人,使整个故事更加宏大、完整。

鲁迅在《梁山泊者》中对陈泰的提及,无疑是对他在水浒故事传承与发展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认可。陈泰以其独特的文学眼光和不懈的努力,成为第一个将水浒故事系统记述下来的文人。他的作品犹如一颗种子,在文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,最终绽放出《水浒传》这朵绚烂的文学奇葩。

陈泰的故事,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传承性。民间文学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,它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情感。陈泰勇敢地挖掘这片宝藏,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他的经历也激励着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,要勇于突破传统,关注生活,关注那些在民间闪烁着光芒的故事,让文学的生命力更加旺盛,让文化的传承更加源远流长。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,还是在文学的殿堂里,陈泰都应被铭记,他是记述《水浒》故事的前驱,是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。

诗评

且去浅斟低唱

晏怀怀

柳永是少数几个几乎没有诗歌传世的词人之一,唐圭璋《全宋词》收柳词212首。

他原名三变,字景庄,后改名永,字耆卿,福建崇安人,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年间(984—987),卒于宋仁宗皇祐年间(1049—1054)。其父柳宜,曾任南唐,后随李煜降宋。可能因为父亲曾任李煜近臣,柳永好填词而不好作诗。他常常流连于歌妓馆之间,追欢买笑,暮宴朝朝。稍长,曾数度离京远游,捧红了不少名楼歌女,自己也声名鹊起。

柳永《宋史》无传,生卒不确,说明正史对他轻视。不过,轻视他的人,对他的词背地里又特别喜欢,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下云:“(柳永)为举子时多游狭邪,善为歌词。教坊乐工每得新腔,必求永为辞,始行于世,于是声传一时。……余仕丹徒,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:‘凡有井水处,即能歌柳词。’言其传之广也。”他的词深得教坊乐工、天涯歌女的青睐,仕宦人家,皇宫禁苑,歌柳词常为保留节目。

他的词很接地气,故被当时人评为“俗”,宋赵令畴《侯鲭录》卷七引苏轼语即有“世言柳耆卿曲俗”之说。他游走市井,醉卧花丛,正统里的人即使喜欢他的词,也难接受他的为人。他词里蔓草滋生的有羁旅困愁,偶尔还流露出伤感、痛苦。痛苦的原因,在于举业。仕宦之家的人,上升通道唯有科举,否则家里直不起腰,人前抬不起头。然而,屡试不第。有才华的人,往往希望得到名人的推荐,尤其是那些政坛耆宿,像李白投文韩荆州,杜甫投诗韦左丞。柳永如法炮制,去拜访杭州知州孙何。贵人与布衣,天然横亘一道鸿沟。柳永有办法。他找到杭州名伎楚楚说:“欲见孙相,恨无门路。若因府会,愿借朱唇歌于孙之前,若问谁为此词,但说柳

士。”(明梅鼎祚《青泥莲花记》卷十三)楚楚欣然同意,柳永遂以新作《望海潮》相投,词曰: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,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,怒涛卷霜雪,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,竞豪奢。重湖叠嶂清嘉,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,菱歌泛夜,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,乘醉听箫鼓,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,归去凤池夸。”楚楚果然歌于孙之前,孙何果然激赏,“即日迎耆卿坐”,宾主尽欢。

然而,尽管成为了孙何的座上宾,但推荐柳永,很多官员不敢,孙何也不敢。柳永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继续考,考了多次,仍在孙山外。懊恼之际,一首《鹤冲天》喷涌而出:“黄金榜上,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,如何向。未遇风云便,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。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。烟花巷陌,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,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,风流事,平生薄。青春都一饷。忆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有一回科考,贡士名单已经到了仁宗手上,他看有柳永,御笔一挥:“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!”

直到仁宗景祐元年(1034),已届天命的柳永在仁宗的“仁慈”下,才终于考上了进士,授睦州团练推官,历泗州判官、华阴县令等。柳永有平民情怀,想干一番事业,但他曾以词忤仁宗,“吏部不放改官”,从景祐到皇祐十余年间,久沉下僚,有志难伸。他去拜访同好词作的宰相晏殊,晏殊却将他羞辱了一通,说什么“殊虽作曲子,不会道‘绿杨牵伴伊坐’。”让他跟踉跄跄倒退出了门。一个长年混迹于市井的人,到底不能入富者法眼。不久,柳永去世,终于屯田员外郎。

杂谈

乡关永远梦魂牵

——张雄文散文集《乡梦如丝》序言

谭谈

冷水江是资水岸边的秀美山城,也是一座因“世界锡都”锡矿山而崛起的工业新城。我曾工作于此多年,干过矿工,也做过市委副书记,对这里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有着很深的感情,可说不亚于我的家乡涟源。冷水江除锡矿外,煤藏也丰富,被誉为“江南煤海”,我因而称之为“太阳城”,是我的文学富矿和精神家园。我许多小说的素材,就取材于这里。散布群山里的大小煤矿,爱好文学的矿工及子弟也不少,作家张雄文便是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的子弟之一。

说起来,我与雄文算有缘。他的父亲和我都在金竹山煤矿工作过,年纪差不多,我修电机车,他是电工,但我们并不认识。可以说,雄文是我的子侄辈。因为写作的原因,我在矿山的知名度算高。据雄文讲,他小时候常听他父亲说起我,我调长沙后,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发表在《芙蓉》杂志那年,他从老家麻溪村到矿上玩,看过他父亲买的那期《芙蓉》,因为小说主人公就叫金竹,他还是孩童,但印象很深刻。流光似水,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。

1987年,我以作家和冷水江市委副书记的身份,邀请莫应丰、弘征、于莎等知名作家到冷水江采风,并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。雄文后来说,他当时跟老师请假,想去签售现场,老师不许,他就偷偷跑出学校,又坐了20里路的公交车赶到现场。他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我和其他几位作家签名的一本书,也算是痴情于文学的有心人。

我熟悉雄文,还是后来他到毛泽东文学院学习后。他找我谈冷水江,谈金竹山煤矿,谈那些尘封的往事,见到矿工后代在文学上成长起来,我很高兴,好像又回到了激情似火的年轻时代。雄文在文学院学的是中文专业,文学基本功不错,悟性也高,毛院毕业后,不断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,有影响力的新书也接连出版。我十分欣慰,曾应邀给他的新书题写过书名。参加过他在省作协召开的作品研讨会。2017年,我又给有关方面写信、打电话,推荐他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。学成归来后,他的创作更为活跃,成果也更突出。2019年8月,原涟邵矿务局组织一个活动,我还特意叫上他和另一位很有文学成就的涟邵子弟赵燕飞参加。我在老家村里,建了一个老农活动中心,内有晚晴书屋,筹集了一万多册图书,其中也请雄文捐了他所写的书籍。

“雄风清于老风声”,我为故土每位文学后辈的成长而由衷欣喜开怀。雄文的文章,我看过不少,文笔凝练,文采斐然,很有发展空间,算是湖南文学领域一位后起之秀。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《乡梦如丝》,便大多是这样的优秀作品。乡关永远梦魂牵,这部书以乡土和亲人为主线,回望故园,感怀双亲,也忆念师友。笔下许多地方比如资江、锡矿山、金竹山煤矿、麻溪村、麻溪桥等等,我都非常熟悉。书中的字里行间,透着对家乡的浓浓深情,也让我好像又回到了久别的冷水江。人类乡情是相通的,我相信,每个读者读完这部作品,也会油然而生故乡之思。

《乡梦如丝》即将付梓,雄文约我作序,一时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,写下了这些文字,以为诚挚的祝贺。(《乡梦如丝》,张雄文著,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版)

荐书

《庄子内篇讲录》

作者:方勇
出版社:上海古籍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5.01

内容简介:

方勇教授精熟《庄子》,本书除注重《庄子》文本内证、有机融入历代《庄》解、与儒佛互通外,更有相比于同类《庄》学著作的特殊之处:一、义理与文章并重,大量吸收明清文章学治《庄》的精粹。二、结合作者本人丰富的生活经验来解读《庄子》,亲切、有趣。三、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着力口语化,语言流畅,不避俚俗。

《辩证法的历险》

梅洛-庞蒂文集 第6卷

作者:【法】梅洛-庞蒂
译者:杨大春/张尧均
出版社:商务印书馆

出版时间:2025.05

内容简介:

全书分为五章:第一章知性的危机,第二章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”,第三章《真理报》,第四章行动中的辩证法,第五章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。梅洛-庞蒂在书中采用了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”这一提法,并据此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。为此,他先后考察了辩证法在卢卡奇、列宁、托洛茨基、萨特等不同思想语境中的历史与命运。《辩证法的历险》借助对共产主义政治的哲学反思,深刻地表达了梅洛-庞蒂关于社会、历史问题的持久思考。

书评



展现家族史诗 中的铁血抗战 与湖湘精魂

——品纪实文学《坚苦卓绝》

冯峰

株洲老作家要有凡花费两年多时间创作了二十余万字的著作《坚苦卓绝》,这是一本集家史、抗战史于一体的纪实文学,像一支“家族记忆与民族史诗的交响曲”。

这本书通过父辈四人(父亲、伯父、岳父、姑父)的抗战亲历,构建了一幅微观视角下的宏大史诗。这种“以家史映国史”的叙事策略,打破了传统抗战文学“宏大叙事遮蔽个体经验”的局限,使历史从冰冷的档案走向温热的生命体验。

《坚苦卓绝》通过四位家族成员的战场经历,从“长沙会战”的硝烟弥漫到“衡阳保卫战”的弹尽粮绝,从“雪峰山会战”的绝地反击到后方支援的默默坚守,将湖湘子弟的抗战群像浓缩于家族命运的褶皱之中。作者以“人”为经纬,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数字,而是“金戈铁马的战场细节”与“灶台妇孺的牵挂目光”。这种叙事方式,恰如资深媒体人莫蔚群所言:“取微尘见大千”,在个体命运的跌宕中折射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谱。

要有凡先生在创作《坚苦卓绝》中,通过大量档案考证与口述史挖掘,进一步揭示“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”的湖湘性格如何在战火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。书中所写的晏氏家族成员,正是这种传统的践行者:他们或投笔从戎,“轻生死共赴国难”;或坚守后方,以“乡野灶台”为战场支援前线。书中“杀日寇无分南北,出四川杨森建功”的诗句,不仅是对湖湘将士协同抗敌的历史写照,更凸显了地域文化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凝聚力。作者将地域性格置于民族大义的坐标系中,使“湖湘精神”超越了地域局限,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。

我注意到,作为一部章回体传记文学,《坚苦卓绝》在文体创新上颇值得关注。章回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形式,以“回目”为单元、“悬念”为勾连,具有极强的叙事张力。要有凡先生将这一传统形式与现代纪实文学的“真实性”原则相结合,既保留了“话说长沙会战前夕”的古典韵味,又通过“奔走四方,多方采集”的史料考证,确保了内容的“真实可信”。如“衡阳保卫战”一章中,作者以“长衡会战先声,忠义堪平地与天”的回目,将战役的惨烈与守军的坚韧浓缩为富有画面感的文学叙事;另一方面,史料内容的真实性为章回体注入了历史厚重感,避免了虚构文学的“历史虚无主义”风险。作者在“真实”与“叙事”之间找到平衡点——既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,也不脱离史实的文学想象,而是“史笔”与“文心”的交融。

《坚苦卓绝》不仅是对家族先烈的致敬,更是对民族记忆的集体守护,该书从历史书写到精神传承无不显现出记忆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。它让我们意识到,从“抗战胜利纪念日”的国家仪式到“四史”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,当代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传承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。当我们读到“在军民的顽强抵抗和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,日本侵略军屡战屡败,丢盔弃甲。”“1944年夏,(梁砥六率领的抗日部队)移师蓝田,以一师之力扼守尖山岭,日军终不得入”等细节时,抗战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可感可知的生命体验,这种“情感化的历史教育”,比任何说教都更具穿透力。

要有凡先生从创作伊始,就自觉地担当起了文学作为历史的“摆渡人”。《坚苦卓绝》始终以家族记忆为核心,在个体叙事与宏大历史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学之桥。它不仅是一部抗战史的“微观纪实”,更是一部湖湘精神的“当代礼赞”。书中篇章不仅实现了章回体传统的现代转化,更探索了历史纪实文学的创新路径。

毫无疑问,《坚苦卓绝》中抗战细节的考证方法与价值,这正是这部作品作为纪实文学的核心亮点所在。要有凡先生在《坚苦卓绝》中巧妙构建起了“三重史料坐标系”,确保抗战故事的真实性与丰富性:

对口述史进行抢救性挖掘。作者以家族四位长辈(父亲、伯父、岳父、姑父)的亲身经历为核心,通过“访谈+场景还原”的方式,记录传统史料中易被忽略的微观细节。

将档案文献进行跨界整合。为验证口述史的准确性,作者耗时两年奔走于湖南和国内各图书馆、档案馆及网络,“获得意想不到弥足珍贵之资信”。加之他在考证方法上“坚苦卓绝”的创新实践,保持了作品在严谨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平衡。通过多重记忆的碰撞,让历史细节在差异中显现真相。

将史料到文学巧妙进行叙事转化艺术。文学理论家卢卡契曾说过:“优秀的历史文学能让读者‘亲历’历史,而非仅仅‘知道’历史。”要有凡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并非简单地“陈列史料”,而是通过文学手法让考证细节产生审美张力,使记载变得可感可触。

要有凡先生以两年心血构建的抗战细节考证体系,正是这一理念的典范实践——它让我们在文字中重见烽火岁月的真实实践,切身感受家族史诗中的铁血与精魂,更让民族精神在细节的光芒中代代相传。